

彩云追

CAIYUN ZHUI

沙地黑米
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个一批'人才'文丛

CALYUN ZHUI

彩云追

鱼仁远



沙地黑米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彩云追 / 沙地黑米著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5

(“广西文化名家暨‘四个一批’人才”文丛)

ISBN 978-7-5407-8070-8

I. ①彩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4758 号

CAIYUN ZHUI

彩云追

沙地黑米 著

责任编辑: 辛丽芳

孙精精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

荣华国际大厦 5 号楼 1501 室 邮政编码: 100176]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70 千字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序

汪惠仁

在一次行业培训的场合，认识了沙地黑米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分组讨论。坐满了嘴里码洋过亿的人，并且他们表示还要往前冲，他们把时间和对应的事业台阶勾勒出来，很清晰——你可以想象，成功者谈论成功时的轻松和喜悦，就像天津人烫了热水澡后再咬个沙窝萝卜那样，气定神闲，风轻云淡。在行业之眼里，文学编辑要和他们竞赛。

忽然就听到了另一种声音，来自沙地黑米，她是唯一在这个场合还在说着“文学”的人。

后来就读到她很多的文字。

“我”的故事，他人的故事，个旧，北大，桂林，她的追忆是有限的；她的特别韵味来自，她将远方、更远的远方隐藏起来，她将自己内心的释然同样隐藏起来——她知道做一个抽象的高人是危险的，她也不想故事里点缀教义。

我们需要在“津津有味”里发现她，我们需要在“难以割

舍”里发现她。

在《彩云追》里，沙地黑米给我们提供了两类细节。一类细节在“津津有味”的细节群里；而另一类，则是孤立的细节，不是因为“难以割舍”，它们将早已消失于时光之流。

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致来追忆那么多的琐事？我有时想这么问问她。小学到大学的事，她仿佛都记得。她对一个北大美人的探究精神，让我愧疚。我不也是念过那么多年书么，记得的事却是那么少。世界在她那里是“津津有味”的细节群——这是沙地黑米了不起的地方。没有反叛什么，把世界置于“朗照”之中，似乎从一开始她就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注定要沉浸于其中的世界，难以概括的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细节。她翻看着照片，忽然拍着北大美人的肩膀，说：“这就对啦，你像你外婆。”这种声音，对我，对所有妄图概括世界的人都是一声棒喝。中国现代以来之随笔写作，因其伴随国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，写作者总是难以克服基因般的意识形态的冲动，我们热衷于幻觉中的“应该”之世界，而对于“怎样”之世界则常常丧失观察与体会的兴趣。沙地黑米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在“应该”之世界流浪之后，我们终究要回到“怎样”之世界：世界就在那儿，一个一个的细节构成了它，就像一个一个问题构成了生活。

沙地黑米的文字里还有另一类细节。那些细节当然也是安放在这个世界之中的——只不过，和庞大的世界相比，那些细节显得脆弱而孤立，一个津津有味的讲述者回到她自己那里的时候，她呈现给我们的又只能是那些“难以割舍”的细节。犹

如古人之放鹤，捉住是为了放送，留下一笔，意在呈之于苍茫。

她写一个早逝的同学，恰恰不表露半点浓情，悲痛也不剧烈，而哀伤却是漫长：这早逝的同学与沙地黑米并无深交，细节仅仅是，那个模糊的身影隔着马路与自己平行着去学校，后来马路对面的人就消失了。

她写自己少年时刹那的暧昧的情感体验，也是极简主义的笔法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背景是中越边境战事，军地联谊，她记得那个战士在开赴前线之前对她的意味特别的叮咛，这直接导致了战事之后军地再度联谊时，那个小小的沙地黑米已经酝酿出自己不能承受的羞怯，她躲在门帘的后面不敢与那战士相见。

无非是世界，无非是“我”。沙地黑米说的就是这两件。

“温情民谣叙事”，我想给她的随笔一个这样的总称号。

目录



001 / 序 / 汪惠仁

云 锦

· 词语漂流 ·

003 / 坡

009 / 汤

013 / 旅 行

018 / 酸荔枝

022 / 甘蔗精灵

027 / 彩色普通话

030 / 鸡毛信

035 / 抖 草

038 / 菌 子

041 / 小火车

046 / 练嘴劲儿

049 / 皮 旦

054 / 苍耳子

057 / 胎 毛

064 / 厕 所

· 个旧各位 ·

075 / 月亮火车

078 / 后窗的花

084 / 从红寨到鸡街

092 / 船一样的妹妹

095 / 如花似玉如医生

099 / 法国洋房里的秘密

102 / 我们的小饼干

105 / 透明的日子

108 / 春天的故事

110 / 那年夏天

113 / 吾师小忆

119 / 流 逝

121 / “在得一堆”

125 / 张家的两个春节

128 / 椰子与《弟子规》

132 / 有一个理由我就飞

· 沙地沙发 ·

- 139 / 此娜非彼娜
143 / 不嫁同学的 N 个理由
146 / 才女诉状
149 / 心灵四重奏
152 / 路上的人
155 / 生命是棵如果树
158 / 和千寻一起绝处逢生
162 / 桂林米粉 PK 云南米线
165 / 所有人都会忽然天各一方
168 / 我在北大的日常生活
174 / 童年时我们互为远方
177 / 威斯巴登的冬天
183 / 头上的事
185 / 关于街道
188 / 外 号

两朵云

- 193 / 马桑树的夏天
238 / 北大美人

251 / 后 记

云
锦



词语漂流

坡

坡是 V 形，合成两面陡坡下冲的低谷；坡又是 M 形，山谷里的人，随时都有着往两边爬坡上山、探问山那边世界的心理定式。

我的家乡个旧市，就处在两边山的夹缝里，东西夹峙，俗称夹皮沟。沟的北路出城，南路被山挤在一起，基本不通。东边的山叫老阴山，西边的山叫老阳山，老阴山比老阳山高，所以个旧频出当家做主的强势女人，哪怕嗓门不粗，面相不凶，心里的大主意也拿得定定的。

小时候不懂阴阳理数，只管老阴山叫“老鹰山”，老阳山叫“老羊山”，小孩心眼都实，和动物有着天然的亲近，说个动物名，好记。话说那老鹰山，还真像一只振翅下冲的老鹰，耸着肩胛，支棱着翅膀，两翼对小城形成拱护抑或踞守之势；山梁像一堵平直的高墙，在城区几近没有起伏；最妙是那老鹰的脑袋，就在平直的山梁之上，兀自突出那么一块山崖，不偏不倚，就在山的正中，呈俯角瞰视个旧全城——崖上有个洞，洞口形似铺开竖起的一块红领巾，俨然鹰睁着的一只眼睛。

老羊山就绵柔和缓多了，上面有人居，有车道，和老鹰山相比，多了亲近，少了神秘。我外婆家的房子，住的是外公公司的宿舍楼，就在老羊山小半坡上，我们常在家里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看对面的老鹰山——看别的山那都不叫看山，别的山没气势，要说看山，我们个旧人只看老鹰山。老鹰山像戏台上的一个大布景，有时高原急雨将至，会骤起强对流大雾，那大雾像戏台前一道密实的幕布，会在几分钟之内从山的右边拉到左边，把整座大山从头到脚遮个严严实实。没见过你自然不会信。

没雾的时候，白天你会看到大片灰黄的山坡，那是长了浅草的坡地，还有小片的墨绿色树林，只是墨绿色的面积日见缩小了——好像每年都有山火。那山火要是在晚上发生，我们在外婆家阳台上除了看到成团的火域，还会看到绵延的小火路像蛇一样延伸。大人们会说，那是消防队上去救火的人。同样是火，这火可以灭了那火。火终于被消防队员们扑灭了，白天再看那山，坡好像分崩离析了，连树带草被火舌舔舐过后，露出烧得焦黑的土皮。有几次火灾过后，山的当胸还露出一排大字，“工业学大庆”“反修防修”之类。那字真大，几乎横越大半座山。大人们说了，那字只合在远处看，要是走到近处，就都是石头了，看不出字形。那是由专人用石块拼成的巨型标语，只是挡不住野草生长的节奏，拼成后不久就被湮没了。现在被山火一烧，便露了出来。可是在四季如春的个旧，人类的形迹显得如此之渺小乏力，小草在根上蕴含着野火烧不尽的力量，不多久，标语又看不见了。

不光我们土生土长的本地孩子看山，外公、外婆是抗战时

期避祸大西南的外省籍知识分子，在云南生活了大半辈子，看了大半辈子的山。黑鸟和我结婚后第一次随我回云南娘家，就在外婆家的阳台上，外公指着山谷里的云说：这些云，早上从这边飘过来，慢慢地，往那边飘过去。他说这段话时，眼神是安详的，手里还端着一杯茶，所谓风雨不动安如山，好像聊的是自家的后花园。

个旧孩子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的一句“天问”就是：“如果爬到老鹰山顶，是不是就可以摸到天？”每个孩子心里都憋着一股爬山的冲动，想用双脚量一量山有多高，想到山顶上去伸手摸一摸天空的脸蛋，想看看山那边被挡住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。我弟属虎，从小身板结实，一身虎劲儿。学龄前淘气过度的时候，我和我妈都有点降不住，我爸又在野外做测量，经常不在家，我和妈一合计，就想了句话，经常拿来吓唬他——

“再调皮就把你送去旧社会！”

弟弟每次都惊问：“旧社会在哪儿？”

我们用下巴点点老鹰山，示意说：“那边！”

弟弟急哭：“我不去旧社会，我不去旧社会……”

关于旧社会，当时有很多吓人的故事。小学一年级我们班就听讲用，有个披头散发的半老女人在台上哭天抹泪地痛说她被地主用尿盆浇。大概是那表情、动作夸张过度了，很多同学憋不住都笑了。但只有我被老师狠剋了一顿，因为我是班长。老师也不问先后，只说我带了个不好的头。我和我弟看过一本叫《一块银圆》的小人书，那上面同样是一对姐弟，生在穷人家，被地主强拉去灌了水银，做成端坐莲台的童男童女，陪着

地主婆一起下葬。看得我俩相对无语，背上寒森森的，毛骨悚然。整本书是黑白灰三色，旧社会很多事都是没有颜色的，就连电影里只要一放到旧社会，画面也会从彩色瞬间切成黑白。谁会愿意去没有颜色的地方呢？

因为没去过山那边，就可以用一切来填充想象，包括混沌和蒙昧。其实山那边也是别人的家，别人隔着山，也可以把这边想象成旧社会，个旧的社会。

洛洛兄弟俩就住山那边，是转学来个旧的。我就读的和平小学那时改名“反修”，是远近闻名的市重点，很多家长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来上学。我妈是反修的老师，我守着家门就能上好学校，得了不少便宜。洛洛他哥转来和我做小学四年级同班，来之前我是班里的无悬念第一名，来之后我再当第一名就要努力把力了。洛洛则转到我妈班上，是我妈钟爱的几个好学生之一，好学生也常来家里义务补课。洛洛来了，白白净净戴副小眼镜，低年级小同学很是腼腆害羞的样子。我妈说，这几个孩子有余力，吃不饱，给他们多学一点，这就算得意门生待遇了。写这么多是想说明，山那边的孩子也不可轻看，来了就是尖子生。

长大以后的洛洛变洛总了，洛总和我回忆，那时上学在个旧，家暂时还没搬过来，还在山那边，于是每周搭车回一次家，就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经常是，班车挤不上，就得挤小货，小货车乘客没座位，都站在车斗里，塞得满满当当地翻山越岭。于是车子上坡，后面的小孩怪叫；车子下坡，前面的小孩怪叫——全是被挤得喳喳鬼叫那种。就这么挤着挨着，也长大了一代人，出息还挺大，没有被挤傻。话说那年头的大人好

像都没心没肺，挺不操心的，可是细想之下，他们又如何操心得过来呢？

记不清是几岁登的老鹰山顶，上去之后真是大失所望。才发现山顶它不是一个尖，而是一个面——不是在下面看到的高高在上的云端，而是山外有山的新的起点。更何况，即便踩上了老鹰的脑袋，也休想摸到天。天还是那么高，一点都没缩小与人的距离！风倒是无比地大，正好给人醒脑。老鹰山顶是我世界观的起点，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。

登过顶的大孩子比小孩子多了几分玩世不恭。于是就有一次，我们一帮孩子从山的正面锻炼登顶，专拣山肚子上没路的大坡爬。山坡很陡，但人多胆壮，小孩们都揪着小把的山草小心翼翼一步步往上爬。爬着爬着，一抬头看到“老鹰”露头了，那山包呈俯角森然逼视着我们这一群，蓝天下乱云飞渡，连山也要动起来一样。我居然没被吓到，还恶作剧地高喊了一声：“快看快看，老鹰露头了！山要倒了！”

接着就听到小弟“哇”地放声大哭，他当时就在我近旁，六七岁的年纪，戴着他那“南征北战”款式的皮军帽，非常光荣地没被队伍落下。谢天谢地！还好他只是哭，边哭边手脚并用一通狂爬，一直爬到山头安全地带，才知道山并没有倒下去的意思，才来找他的恶姐清算。我弟真是吓大的，生二胎得生神经粗大的二胎，必须的。

洛洛也是二胎。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登顶老鹰山的样子，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清明。扫完墓一帮同学相约就去爬了山，还真爬到了山顶。问题是，一上去就赶上了雷暴雨，那雷追着小

孩，就在耳边炸响。一伙小孩慌不择路，想抄近道往山下跑。
“没想到选的那路，就是刚刚烧过山的。连滚带爬地下来，每个人都受了伤。”

他们下山那路，说来正是我当年边爬边吓我弟那大陡坡，而且一样置身险境，没有大人在场。

2016年2月